

撫順偶遇

蘇主榮著
梁潔芬譯



中國，這個既擁有十億人口，而其政治、經濟及宗教實況又常有變動的國家，令觀光人士產生很多驚訝，是自然不過的事。筆者以往曾數度訪華，對任何突發事故，本應早有心理準備，但對於在東北撫順市聖若瑟堂門前所獲得的驚喜，却委實出乎我意料之外。

為籌備天主教在韓國開教二百週年紀念慶典，韓國清州教區副主教瑪利諾會涵文神父（G. HAMMOND）與筆者共赴北京，找尋有關李承薰的資料。李氏的父親是韓國駐北京大使。李氏隨父親駐居北京時領了洗，一七八四年返回韓國。當北京尚未遣派傳教士去照顧這個新成立的基督徒團體前，他已經為數千人講授教理及付洗。翌年，李承薰殉道。因為當時的韓國教會是北京教區的一部份，所以我們嘗試找尋韓國教會與中國教會之間的聯繫。我們在北京的城門前拍照，因為以往韓國使臣曾通過這些城門，前往大內，向皇帝朝貢。由於韓國教會在早期困難的日子中，曾獲得中國教會人力物力的支持，故此，我們欲探索一下韓國教會對此事作出公開承認的可能性及可行性。周文謨神父是派往韓國的首位中國傳教士，他於一七九〇年首途赴韓，而於一七九九年與李承薰一起殉道。在提交羅馬列真福案中，他們兩

人皆榜上有名。但我們更想進一步查詢有關周神父的詳細記載，研究一下：周神父屬的後代，能否與韓國初期教友領洗的那座北京聖堂的代表，聯袂赴韓參與二百週年的閉幕盛典，以表對韓國教會之祝賀？我們受韓國主教團之托，前去中國，為韓國教會尋根，以準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，在漢城舉行列聖品大典；我們亦想尋回一些有關其他將來也許會榮獲列入聖品者的資料。（註：由於尚未獲得有關周神父、李承薰以及一些早期韓國殉道者的英勇事跡的紀錄，故這些人士不在策封聖品之列。目前，為他們找尋一些更確實可信的資料，仍在進行中；我們此行，亦想為此盡點棉力。）

在北京研究和討論後，我們便前往探訪瀋陽、撫順、吉林、長春及哈爾濱。本文的目的則是與讀者分享在撫順之偶遇。

在撫順，我們下榻湖邊賓館，隨即告知中旅社的代表，我們是基督徒，我們對中國的宗教發展有很大興趣，並詢問可否安排參觀一些教堂、廟宇或清真寺。當我們進一步表露我們的司鐸身份時，他們告知我們：政府已將教會的物業交還給信徒，但因為這兒的信友人數稀少，所以他們仍未決定是否將教堂重開，以供崇拜之用。我們問：「可否

蘇主榮神父攝於
撫順湖邊賓館前。



讓我們到教堂，看看它的外貌？」我們以為只可在聖堂外拍攝幾張照片而已，但我們遇到的不僅如此。

聖若瑟堂曾一度是撫順教區的主教座堂。這個教區在未重劃省界前，屬於吉林教區；該區域從前由瑪利諾會林化東主教管理一切教務。在一九四〇年代，日本人請當地的一切外籍教士離境；而解放後又沒有與這個教區聯絡，所以瑪利諾會與撫順教會之間，音訊隔絕了約四十年之久。

當我們步入聖堂的大門後，便自我介紹，一位姓秦的神父馬上前來迎迓，並引領我

們進入教堂樓上的神父寓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那裏有兩名姓崔和姓趙的神父前來招呼；此外還有十二名上了年紀的女士在場。經過秦神父逐一介紹後，知道她們原來是一間女修會僅存的成員。

我們花了好幾個鐘頭談天；也談及他們相熟的瑪利諾會神父和修女。修女們更興緻勃勃地翻開幾本已經發黃的相簿，遞給我們看四十至六十年前的舊相片，這些都是她們當初學或初願修女時與瑪利諾會士合攝的照片。她們很想知道這些老朋友的近況，我們告知她們，其中大半已返回天父的懷中了。



吉林聖母升天主教座堂門外。
左起：兩位修女、劉主教、李神父、涵文
神父、修生、愛國會代表。

在交談時，她們得知瑪利諾會士在世界各地的情況，而我們亦從她們口中，獲知撫順及國內某些地方近年來所發生的事情。修女們熬過了一段非常艱辛的日子，可幸現在的情況已經好轉。也許，四十年來，她們是第一次重逢瑪利諾會神父，所以她們的招呼表現得份外親切。

當我們的話匣打開後，他們扯到早在一九二六年時，首位瑪利諾傳教士在撫順苦心經營的舊事。他們告訴我們，傳教士到達不久，便在市內建築了三間教堂，兩間為中國人，一間為日本人。在昔日的撫順教區內共有二十多座聖堂。現今重開的僅有這座聖若瑟堂，和在大連的另一所聖堂。他們描述爭取重開聖堂的動人事跡。原來，早在一九七九年，政府及愛國會的代表曾問崔神父，是否想收回聖堂。崔神父表示若信友能集合一起，以團體名義舉行敬主禮儀是件最好不過的事。政府答應，若他能找到二十名信友，就會將聖堂歸還，並把它粉飾一新，以供使用。崔神父回答說：由於多年與信友甚少聯絡，所以不敢保證能否湊足信友人數。但他

奉命去開展聯絡工作；透過訪查，很快便得知教友遠超這個數目。主教府及教區辦事處在二十年前，經已劃分成好幾個獨立單位，租給幾伙人家居住。現在政府把二十年來積壓的租金一併歸還。有了這筆錢，便可以將教堂大事修飾一番。一九八〇年聖誕節舉行聖堂重開後的第一台彌撒時，超過二百信友參與。聖堂重開的消息很快便傳開，參禮的信友不斷遞增，至今約有二千教友在主日進堂參與禮儀，其中約有四分之一是青年。這表示在聖堂關閉的歲月中，信友仍給下一代講解教理和付洗。趙神父於去年晉鐸後亦前來參加秦、崔二位司鐸的牧民工作，他晉鐸時是五十四歲。

我又問及有沒有青年人對司鐸及修女的聖召發生興趣，秦神父答說：「這裏的聖召，尤其是修女的聖召，非常蓬勃。在撫順城內，就有五名少女希望修道，在鄉下聖召更多。還有為數不少的男青年表示願意做司鐸；可惜他們的學歷程度不足，未能進入瀋陽修院。」這裏教會的前途，全操於那批慷慨大方、又願意藉教會去服務人民的青年手上。整體說來，撫順的基督徒團體給我的印象是：這些信衆在經歷過所有組織性的宗教似已死亡的現象後，目前正慶祝復生的奧跡，而我們亦因為能夠分享他們的喜樂而不勝喜悅。